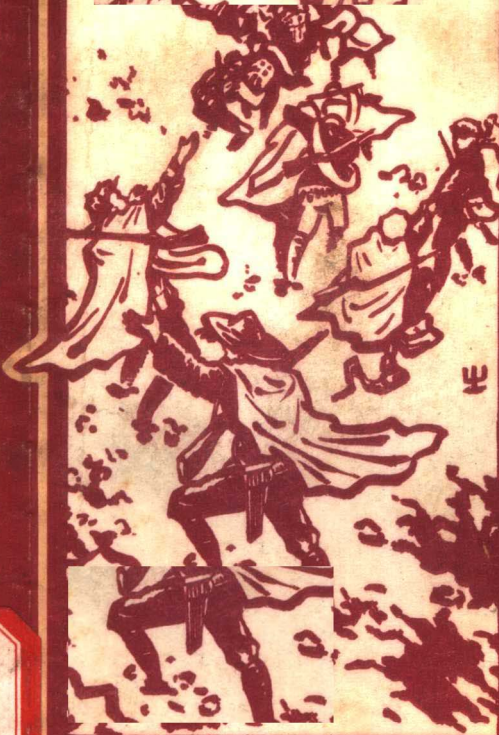


長征散記

蘇偉光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十章，每一章都可单独成立，但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作品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长征中的中国紅軍，以怎样满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克服千难万苦，并以少胜多，打垮了敌人多次地围剿追击，终于长涉二万五千里，渡过黄河，向陕北前进。这是惊天动地的史迹。作品有力地启示我們更进一步发揚革命的光荣傳統，克服一切艰苦困难，紧紧团結在党的周圍，为建設我們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努力！

长 征 散 記

苏 偉 光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）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西分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1 $\frac{9}{16}$ 印张 • 34,000字

一九五七年四月第 一 版

一九五七年六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8,075册

統一书号：10088•69

定 价：一角六分

814
5738

目 录

前 言

在出发的日子里	(2)
进山前后	(8)
铁索桥	(13)
爬上第一座大雪山	(19)
雪山上的带路人	(24)
月夜枪声	(29)
守桥二十一晝夜	(32)
一尊迫击炮	(37)
草地行軍	(44)
陝北在望	(48)

前 言

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間，我訪問了几位长征老英雄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傾听了他們艰苦斗争的经历。为了不失真实，就用他們自己的口气写了这些零星的“长征散記”。

希望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使我們饮水思源，更加珍視今天的幸福生活；希望和讀者一起，学习英雄們的榜样；希望勇士們的脚步声，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战场上，更壯健地响起来！

初稿写好后，曾經我訪問过的某部汪世平团长看过，提了些意見，我又作了修改、补充，这里一并向汪世平同志致謝！

苏傳光

1956.12.1.太原

一、在出發的日子里

六門迫击炮正对着城郊，等了一上午，敌人并没有向我们早晨撤出的城区进犯。显然，狡猾的敌人在没有摸清虚实以前，是不敢轻举妄动的。

城西那一片成熟的早稻，眼看就要收割完了。孙连长昨天就和农会说好，我们掩护部队撤退以后，一定要掩护农民弟兄把早稻收割完。现在远远看去，那剩下的早稻似乎再需几镰就可以割完了。我们工炮连的同志们眨眨看乏了的眼睛，松了一口气。

这时，丁望哨忽然用急促的声音报告说，西北角上发现情况：有人向炮兵阵地移动。孙连长急忙下令警戒。我拿起缴获的望远镜向西北角看去。刚看一眼，我立刻惊叫起来，原来是李大爷和朱大娘担着什么东西来了。我急忙跳出防空洞去迎接。昨天他们一听说我们要走，就整夜未睡，把刚收下的早稻舂好，送到我们城内的驻地，没想到我们已经出发了。他们急了，打听了半天，才知道我们部队还在这里掩护收稻，于是匆匆忙忙地赶来了。他们累得一身大汗，衣裤全湿透了，喘息了半天说不上话来。他们坚持着要把我们的背粮袋灌满。孙连长想出种种理由，要把稻米留下给老乡们吃，却都被他俩理直气壮地驳倒了。朱大娘的眼睛里滚动着豆子大的泪珠，拉住孙连长的手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要上远路去打日本鬼子，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来。快带上吧，吃饱肚子才能打胜仗。乡亲们都希望你们能早点回来，不要忘記了我們！”

两位老人掬着扁担走了，花白的头发在热风中吹动。战士们呆呆地望着两位老人的豪迈背影。

傍晚，掩护的任务完成了。我们奉命到一个高地集合，随着大部队北上抗日。

六门迫击炮已经从防空洞里撤了出来。孙连长望望防空洞，还有些不放心，耽心有什么零星弹药遗落在里面，他拿着手电筒又跳下去了。孙连长常常说：我们没有兵工厂，子弹得来很不容易，哪一颗子弹上都沾过同志们的鲜血，我们要把这些子弹当眼珠子看待！

这时，空中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马达声，两架飞机正对阵地俯冲下来，同志们都立刻散开卧倒在地上。我耽心贼机已经发现目标，如果这时投弹，同志们一点掩护也没有，伤亡一定会很大。但是，我放心的却是孙连长留在防空洞里，如果在外面，他一定不肯立刻卧倒，会东奔西跑地给同志们安置掩体。每逢最危险的时候，他唯一的考虑是同志们安全。

飞机并没有投弹，他们转了一个弯子就绕到山后去了。我猛然跳起来，准备命令全体同志进防空洞掩蔽。哪想到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，只听“嗚”的一声，敌机又从山后红霞里鑽出来。正在这当儿，连长从防空洞里探出头，对着我大喊：“快躺下！”我刚卧倒，就听得“轟”的一声巨响，我的眼前猛一黑，登时失去知觉。

过了一会，连长的通讯员小张把我喊醒了。我睁眼一看，只见全部战士都围在防空洞的四周，默默地淌着眼泪。防空洞已经炸塌了，土堆外面露出一只沾满血点的手。啊，那不是孙连长的手吗！我疯狂地奔了过去，拉住它，紧紧地住不放，但是那只手已经冰冷了。

我们忍住极大的悲痛，掩埋了战友的遗体，接着就跑步

出发了。我的周身血液在沸腾，我的眼睛喷着怒火。那只沾着血点的手总是在我的面前晃动。正是那只壮大的手，曾经无数次地给负伤的同志们裹过伤，给有病的同志们煎过药，它不分昼夜地在地图上盘旋。“快躺下！”这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。我急忙伸手一抓，破口喊道：“老孙！”但是，回答我的却是喘息的嘶哑声音：“做什么？李排长。”我定神一看，原来是通讯员小张被我紧紧地抓住了。我向前一看，月光下一条条黑影都跑在我的前面，落在后面的只有几个负伤有病的同志。我登时转过身来，一手扶住一个，一口气跑到集合高地。我并不觉得吃力，仿佛有只大手在推着我。我的心情稍稍地轻松了一点，因为我正在做着那只大手所未完成的事情，虽然做得非常少，虽然还有更艰巨的工作在等待着我們。

我們几个連队剛一到高地，就接到師部的命令，說有三百敌人正由小路向高地迂迴，要我們保存實力避敌接战。营首长命令我代理連长，負責掩护弟兄連队撤退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几个連队都已經撤下山了。我們正准备下山，猛然听到山后敌人飞机场那边，傳來一陣巨大的爆炸声。我正在猜疑，忽然发现敌人已經从山下爬上来了。我立刻命令大家掩蔽在山凹里，不准开枪，专等敌人摸上来的时候，用竹刀和他們肉搏。我們的竹刀有許多优点：尺寸长，不等敌人的刺刀过来，竹刀早已扎进他們的肚子。竹刀非常鋒利，刀头都是用油炸过的，又很不易折断。它很輕便，要比步槍的刺刀灵巧得多了。战士們都已經把手榴彈蓋掀开，左手抓着手榴彈，右手拿着竹刀，瞪紅了眼睛，专等

我从草丛里盯着敌人，他们一个个瞪着惊慌的眼睛往上蠕动，刚刚爬到山腰，就盲目地放起枪来，山根下也往山上打炮助阵。敌人看着山上没有动静，就放大胆子爬上山来，当先头敌人爬到山凹的时候，我喊了声“打！”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。敌兵立刻乱作一团，纷纷向山下滚去。这时，杀声大震，战士们端着闪闪发亮的竹刀，踏着敌人的尸体，猛追猛打。敌人抵挡不住，急忙往山下逃，山底下突然又响起一片杀声，是兄弟连队转回来支援我们了。上下夹攻，敌人一批批地倒下去，没有倒下的几十人也举手投降了。据俘虏说，只有敌军营长带着四个人从山角上逃走了。

我们检点了队伍，仅有五个同志轻伤，都还可以独自行动。但是，通讯员小张和爆破手老吴却不见了。说他们牺牲了吧，找遍战场也没有发现他们的遗体；说他们开小差吧，谁也不会相信。我心里感到沉重起来。

清理战场的结果，我们缴获了二十挺轻机枪，十只手枪，许多新式步枪，还有几千发子弹，这对于我们是迫切需要的。还有两门钢炮和一挺重机枪，虽然也需要，但长途行军携带很不方便，弹药补给也很困难，只好把它们毁掉，丢下山涧。换下来的旧步枪也在大石头上摔碎，一齐抛进山涧。护理员也发洋财了，一个人背着三个红十字包，故意在伤员面前转来转去，察看着他们的脸色，好象在检查他的思想治疗的效果。有些伤员会意地望着他笑了。

黄昏时，我们又出发了。走了一程，眼前白雾里突然出现了几条人影。我立刻喝道：“站住！什么人？”这时，对面有个人喊了起来：“别开枪！是我，抓回俘虏来了！”我立刻听出是通讯员小张的声音。

原来小張在我們离开防空洞以后，就跟老吳商量好，悄悄落在后面，准备溜到敌人的飞机场去炸飞机，一則給連長报仇，二則可以消灭一部分行軍中的威胁。他們果然神出鬼沒地溜走了。

他俩到了机場的时候，正赶上敌人吃午飯，机場上沒有人走动。老吳叫小張看住放哨的衛兵，他便伏在二尺多高的草下，对着两架飞机爬去。他行动很灵敏，活象一只猫临近了老鼠，連一点声音也沒有。当他爬到鉄絲网下面时，小張忽而急得火星乱冒，他想：沒有带来大鉄剪，叫老吳怎样爬过去呀！这时，老吳略微迟疑了一下，“唰”的抽出刺刀，大概想把最下面的一根鉄刺砍断。但他抬头向衛兵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举起来的刺刀又放下了。后来，他才把刺刀竖在地上，支起最下面的一根鉄刺，試着从下面慢慢地往前爬。那空子很小，鉄刺不断挂破他的衣服，鮮紅的血立刻从布面上透出来。一会儿，他的上身已經过去，不知怎的，褲子忽然一下被挂住了。他使勁向前一拉，刺刀倒了，那排鉄刺一下子釘进他的腿里。鉄絲輕輕地震动了一下，那衛兵馬上端起槍来叫喊：“举起手来！干什么的？”小張立刻瞄准了他的头。可是衛兵的槍口并没有对着老吳，他那惊慌失措团团乱轉的样子，明明告訴小張：“我并没有发现什么。”

过了一会沒有动静，那衛兵好象松了一口气，一縮脖子就把身体轉向机場外面去了。老吳一直忍着疼痛，靜靜地躺在那里。这时，他輕輕地轉过身来，把鉄刺从肉里拔出，重新架好。小張咬紧嘴唇焦急地望着他，头上不断冒着大汗。老吳终于越过障碍，毫不迟疑地向前爬去，速度很快，并不象爬，簡直是跑。一轉眼，他已經到了飞机底下，开始装炸药了。这时，突然有一个胖子軍官带着三十多个匪軍，象

子似的一歪一歪地出現了。那胖子一面走一面喊：“輪胎氣不足，喂，多打點兒！”老吳蹲在那里，好象靈機一動，他馬上背過臉去，不住地點頭。

炸藥裝好了，老吳拖着導火綫往場邊上跑來。衛兵發覺了，“咚咚”推上了子彈，立刻對老吳瞄準。小張一勾扳機，只听“啪”的一聲，衛兵倒下了。就在這一剎那，“轟轟”地發出了兩聲巨響，只見濃煙沖天，兩架飛機已經炸得粉碎，一片片的殘屑在空中飛舞。匪軍急了，立刻向老吳這面開槍。那匪軍頭子象一只發了狂的野獸，揮着拳頭吼叫：“不准開槍！一個人，只有一個人，抓活的！”匪軍們果然端着刺刀圍上來。老吳好象已經負了傷，兩手捂住胸口仆倒在地上。

這當兒，後面又跑來一群持槍的匪兵。那大胖子馬上回過頭去，粗聲吼叫：“跑步回去，把石連長捉住關起來！這打氣的小三是他介紹的。他通匪！”那伙匪軍听了立刻轉身向來處跑去。

匪軍一見老吳倒下，立即蜂涌地圍上去，口里不住地喊叫：“舉起手來，繳槍！”大胖子已經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遠遠地站着叫喊：“抬回去，把他抬回營部！”他的話還沒有落音，只听“轟”的一聲，那些匪軍都躺倒老吳旁邊了。老吳英勇地和敵人同歸于盡了！那胖子的臉馬上吓白了，轉身想跑，小張一勾扳機，他也倒在血泊里了。小張背上槍立刻跑過來，他想背走光榮犧牲的戰友，可是已經來不及，敵人包抄上來了。他慌忙卸下胖子的手槍和子彈，又撕下他的少校符號，塞進口袋，一溜煙地跑了。

小張一口氣跑了八里多路，衣服都被汗水濕透了。他正想在一塊大石頭上休息一會，忽听山口里傳出急促的腳步聲。小張機警地跳起來，轉到大石頭後面，暗地一看，原來是

五个匪軍。前面是两个軍官，他們一面走，一面喘息着說話：

“完了，光杆跑回去非枪毙不可呀！”

“老兄，別舍命不舍財，送錢么！如果必要，連你那漂亮的五姨太也可以……”

“站住，举起手来！”小張在他們剛一走过石头的时候，立即跳出来用手枪对准了他們。于是这五个匪軍就老老实实地繳了械，作了小張的俘虏。



王永豪圖

二、进山前后

敌人派了三十多架飞机整天追襲着我們的队伍；地面上的阻力也很大，后面有敌人的追击，左右有敌人夹攻，前面还不断地遇到敌人的拦截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們的行軍是十分艰苦的。地面上的敌人还比較好对付，有时候我們来一陣

急行軍，把敵人甩在後面；有時候我們迂迴前進，叫敵人抓不到我們的影子。但是那伙賊機却很難辦，它們好象給敵人增加了兩只惡毒的眼睛，不眨地盯着我們；也象是伸長了敵人的血爪，到處攻擊着我們。新到連里的指導員老劉常常為這種情況焦急，提出過許多具體防禦辦法，但是效果總不算大，他的臉色愈來愈陰沉了。幾天以來，師部命令改在夜間行軍，情況才略有好轉。可是狡猾的敵機夜間也出動了，它們也不是完全盲目惆嚇，有幾次竟然也發現了我們的隊伍。由於我們早就採取了防禦措施，才沒有受到多少損失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們穿過一條翠綠的山谷，到了一座竹林里休息。老劉回頭望望山谷，又看看竹林，忽然拍一下我的肩膀，悄悄地提出一個作戰計劃。我很同意他的意見，但這是一個大規模的戰鬥，必須全師採取一致行動，才能取勝。于是我親自到師部去請示。

師長和政委聽了我的報告，都贊許地笑了，他們立刻下了全師動員令。

第二天拂曉，大地上鋪着一層白茫茫的薄霧。敵機又來了，它們一到上空，好象發現了重要目標，三十多架敵機一齐俯沖下來投彈，地面上登時炸起了一片濃煙。竹杆頂着的帽子都被炸得飛向天空。煙霧還沒有散，它們又第二次俯沖下來，許多敵機竟至低飛得只離地面幾十丈高。正在他們得意洋洋的時候，地面上的槍聲響了，步槍和機槍的密集射擊組成了空中的火網。“忽忽忽”有三架敵機中彈起火了，搖搖擺擺地向遠處地面墜去。有幾架受了傷，掙扎着向高空飛去。其它敵機都慌了，紛紛掉頭逃走。這時候，空中又突然發出一聲巨響，接着就是半天紅光，原來是兩架敵機擁抱在一起，一頭摔下地來。

后面追击的敌人从山谷里上来了，看到这种情况，馬上惊慌地退进山谷。就在这一刹那，两面的山头开火了，前后的谷口也开火了，敌人被炮火封閉在山谷里。山谷变成了他們的墓地，敌人的軍长被我們活捉了。

*

*

*

战斗一結束，我就帶着战士們去找帽子，可是完整的不多了，只收集到一些碎布和許多竹片。我們索性把它們点着，第一次平靜地燒起象样的早飯来。

这次战斗的巨大胜利使我們得到了大批的彈藥和給养。我們都脫去了破衣服，伤员們都換了药，紮上雪白的綑帶，有的騎着首长的騾子或是新俘来的馬，有的躺在新式担架上，一路上很少听到伤病員的呻吟。首长們不时地走到他們跟前閑談，路上到处是一片說笑的声音。

师參謀長最爱唱歌，一到大家走累了的时候，就会听到他那响亮的歌声。歌子里充滿了江西的情調，战士們一听到这悠揚的歌声，不由地想起革命的家乡——瑞金。独唱很快地变成合唱了，变成大合唱了，参加大合唱的人不是几十个，而是几百几千，歌声象汹涌的海潮，起伏澎湃，他一直蕩向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后方。

过了几天，到了广西山区，师部命令改走荒山，避开敌人的追击。

我們走的是一座座沒有入烟的原始大山，山上沒有路，到处是矮树丛。我們只得用鑿刀斧头开路前进。山又很陡，剛剛走了一天，牲口就大部跌伤，沒有受伤的也弄得蹄鉄磨光，精疲力尽不能再走了。在这种困难情况下，只好把牲口杀掉，作了軍粮，用皮革做成草鞋形状的脚墊。因为我們出发时帶的草鞋，走山路不頂事，早都磨烂了，大家迫切

地需要鞋子。

后来，我們把馬鞍、皮包也都做成了脚垫，甚至把能脱下来的衣服也包在脚上了，可是最后总免不了赤脚行軍。誰的脚上都有大大小小的伤口，鮮血染紅了草地和山石。連里边还特意保存了几双皮脚垫，专为脚伤严重的同志們輪流穿用。我和老刘背的槍更多了，最多的时候每人背过五支。

从登山那天起，恢复了过去的学习制度：行軍时，每人的背上都用粉笔写着生字，一面走路，一面認字。到休息或宿营地，就折下树枝当笔，在地上写了起来。大家学文化的热情很高，連年近五十的炊事員老孫都会写一百多字了。軍中的油印报也出版了，每天晚上战士們圍着一堆篝火，听老刘給大家讀报。

*

*

*

有一天夜里，师參謀长到我們連里来了。他給我們布置了一个紧急任务，讓我和老刘分領两队，每队三十人，即刻出发。接着他又把詳細的情况和步驟說了一遍，临走的时候，还一再重复着他那句老話：“胆太心細，行动要快！”

两小时以后，我和老刘就到了公路上，一队向东，一队向西，立刻分头前进。那天沒有月亮，天又阴得很厉害，連一顆星也見不着。风很大，“嘩嘩”的树叶响淹沒了我們的脚步声。我們在公路上跑了三、四里路，就发现前面有灯笼火把，遇到敌人了。我們馬上臥倒射击。槍声一响，敌人的灯火突然一陣騷动，一会儿都熄灭了，接着重机槍和步槍全打开了。再过一会儿，又有一颗顆的炮弹飞过来，但那只是盲目射击，炮弹忽东忽西到处乱开花。敌人好象从火力上发现了我們人少，气势汹汹地一直往前猛攻。可是我們并不向敌人示弱，頑强地抵抗着，退得很慢。敌人火了，猛烈的

射击真象春节的鞭炮，把黑暗的夜空打了个滿天血紅。形成这种情况以后，我們才轉身向后撤退，可是敌人哪里肯放松呢？他們追得更紧了。一会儿，由我們前面突然飞过来几顆炮弹，落在我們的后边爆炸了。接着，后面的炮弹象雨点般地向前飞去，前后的炮弹在空中交織成滿天火网。我見到这种情况心中暗暗欢喜，即刻下令退到路旁山谷里去。不到一刻鐘，追我們的敌人已經冒着炮火冲上来了。从人馬的行动声判断，最少也有一个师。这时候炮火更加猛烈了。我刚想带着同志們爬山退回去，忽然听到一种打哆嗦的声音，是在压低了嗓子說話。

“老金，我实在不能走了，腿軟得象两条繩子！”

“快走！你不走我可要走了。叫他們捉回去就槍斃！”

“好哥哥，救救我吧！救……救……”

两个同志扑上去了，只听到一陣猛烈的掙扎声，但是輕喝声和槍挂声立刻恢复了夜的平靜。我們悄悄地帶着两个俘虏爬回了大山。

到师部一審問俘虏，原来他們是白崇禧的部队，共是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。不一會兒老刘也回来了，他們那一队有两个同志負伤，还犧牲了一个班长。老刘一面痛心地報告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布块，遞給了师长。我探过头来一看，原来是敌人的符号，上面写着“第五軍”。

这时候，山下的炮火互射越来越猛了，連山頂上都感到震動。桃槍“格格格”地扫个不停，步槍的声音已經分不清个数了。师參謀长微笑着，在地上往来踱了一趟，又突然停住脚步，請示师长說：“我們現在出发吧！”

我們出发两小时以后，天就快要亮了。空中又傳來一陣沉重的飞机声，过一会儿，又是一陣剧烈的轟炸声，声音很

大，甚至把密集的槍炮聲都淹沒了。

“老劉，敵人在鳴禮炮呢！我想他們對你這樣一個忠實的介紹人，真是萬分感激啊！”我笑着拍老劉的肩膀。

戰士們聽到我倆的談話，恍然大悟地笑了。大家都在甜蜜地回想着最近這幾次有趣的勝利戰鬥。

三、鉄 索 橋

天剛亮，師部就轉來了指揮部的命令，嚴厲地批評我們守橋失職！限在一天以內，重把鉄索橋修復。唉！十萬火急的任務都被我們耽誤了！我懊悔地望望老劉，他也懊悔地望望我，但是懊悔有什麼用呢，誰讓我們沒有預先問問群眾！

前天晚上，我們接受了守橋任務，全連在兩小時內跑了九十里路，趕到了大渡河邊。震耳欲聾的水聲把我們惊呆了，水浪凶猛地撞擊着水里的巨石，激起一丈多高的水花。站在水邊高聲談話都聽不清楚，憤怒的河水象要把接近它的人都一口吞下去似的。在我們面前橫着一條沒有木板的鉄索橋。下游水勢稍穩處有一個渡口，但是那兩只仅有的牛皮船早已不見了。同志們好容易找到一位藏族青年引路，才從遠處的山洞里找回那只被土司藏起來的牛皮船。據說，橋上的木板也是被土司拆掉的。

這只牛皮船的樣子很象大行軍鍋，里面是用木架撐起來的，載重量很小，由一個人用槳擺動，只能搭乘兩人。它的速度很慢，往返一次就得半點鐘，而且很難保持平衡，一不小心就會翻船。在試渡的時候，就有兩個同志一齊翻下水去，一下子被激流沖走七八里路，如果不是河邊水淺，那真要鬧出危險來。因此，渡河的希望只好寄托在鉄索橋上了。

这座铁索桥宽二米、长二百米，是由九根铁索组成的：四根粗铁索分列两旁作栏杆，桥面上有五根铁索，三根细的排在中間，两侧是两根粗的。桥的两端都設有一座高大的木亭，里面有粗笨的絞盘，可以松紧铁索。在风大的时候，一定要把铁索放松做成弓形，以减少阻力，才能保証桥身安全。

几根光光的铁索是不能通过的。我們为了解决鋪板問題，一直研究到深夜。老刘亲自帶了三十多个同志到小村庄去买木板，他們一連跑了五、六个村落才勉强凑够了数目。因为木料难买，什么都得将就使用。这些木料里有大門板、旧木床、破板窗、真是五花八門。他們半夜动身，回来的时候已經是早飯以后了。

我們开始鋪板了。为了同志們渡河安全，就一块板接着一块板地鋪上去，一点空隙也不敢留。木板和铁炼接合的地方，左三层右三层地用铁絲捆扎，生怕板子滑脱发生意外。同志們在十几丈高的铁索桥上工作，下面是奔腾咆哮的河水，不到一小时就头昏目眩了；觉得桥身好象順着水漂去，又觉得河水好象变成了一条环形的带子，把人紧紧地卷在里面，連脚也站不稳了；心跳得象打鼓一样，不住的噁心。我扎了几块板子，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。不知怎的，我偶然抬头向岸上望了一眼，天旋地轉的現象立刻停止了，心情也平靜了许多。我馬上把这个方法傳播开，同志們实行起来倒也有效。为了减少疲劳，我們又实行了每小时輪換的办法。

有一次，炊事員老孫也跑上来扎木板，但是工作还不到十分鐘，他的眼睛忽然直了。我知道他是发了昏，立刻走到他身旁去扶他，哪想到他突然一轉身，猛力地把我的腿抱住了，几乎把我弄倒。我急忙一轉身，紧紧地抓住了铁索。这